



春 秋 圖

著 爲 束

行 印 社 版 出 人 工

821
5030



春 秋 圖

東 爲 著

工 人 出 版 社 印 行

春 秋 圖

著者
印行者

東

工人出版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卅號
電報掛號二二七三

一九五〇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• 不許翻印 •

(67) 1-10900

目錄

老婆嘴退租.....	一
紅契.....	10
租佃之間.....	二四
第一次收穫.....	哭
十年前後.....	五
賣鷄.....	六
春秋圖.....	八

老婆嘴退租

二掌櫃王丙紅雖說是五十多歲的老漢了，可是他嘴上沒生鬍鬚，因此衆人常在背後叫他『老婆嘴』，再不聽見有人喊『胎裏紅』了。有時候他趕集割回一條子肉，衆人就在背後說：『老婆嘴上要蘸油啦！』這話如若叫他聽見了，『嘆吃』一聲，把鼻涕往後一甩，就算回答了衆人。他覺的那些裹手巾子打土圪墘的人，成不了個氣候，不待理他們。

這個老婆嘴到了減租大會上，可就不同了，吹鬍髭瞪眼（說錯了，他沒鬍鬚），那付鐵嘴鋼舌叮叮噹噹響了一陣，到後來，說不過佃戶，鬆下了。前兩次開大會，他都逃脫了（一次他跑到山上他女子家去了，一次在家鑽了豎櫥），只有這一回，才嚐了嚐『莊戶人惱了』的那種滋味。他那老婆嘴就像母猪掀樹根似

的嘮了幾下，對衆人說：

『你們要減租是不是？！』

老婆嘴的話還沒落音，衆人就一聲吼：

『還要退租！』

『好，要減要退由你們！衆人是聖人，我一定照衆人的意思辦，說到我剝削衆人，這話我先應承下。再說到退租，到明天，開審！』老婆嘴接着大聲問道：

『明天退，衆人憑過我憑不過？』

衆人一起想起他逃跑兩次的經驗，就舉起胳膊吼道：『憑不過！』

老婆嘴真沒想到衆人這麼不講情面。他又問：『你們等了幾輩子啦，這一黑夜也等不過？』

是啊，對啊！幾輩子受剝削，都熬煎過去了，一黑夜真不算個甚，所以衆人都不說話了，可是有個叫趙光裕的佃戶不同意，他說：

『我們窮人憑不過地主！開罷會就要退！』

光裕子這麼一說，衆人又要他立時退租。老婆嘴真把趙光裕恨透了。沒辦

法，他就說他可以找個結實保人把他保住。他向衆人連問幾聲『誰保我』，却沒有一個人說話。等了一陣子，才有個長鬍髭的老漢站起來。他是本村減過租的地主張財主，他說他當保人，衆人的眼睛轉向張財主，並且問他：

『你是保人咧？還是保糧咧？』

張財主摸着鬍髭想了一下，坐下了。不喘氣了。到後來衆人追的緊，老婆嘴張開兩隻胳膊像飛似的，氣喘的說：『我活到如今，哼！連個保人也尋不下了，好，好，好……怕我跑脫，我自動坐一夜禁閉，明天開審。』他還對衆人說：『咱自來就是大處着眼，小處我不去扣卡，減租退租滿打滿算，才有多大點好處，如今，減就減，退就退，說一不二！過去躲開了衆人那是我想不開，解不下政府的法令啊！』

這真是面對面撒謊。前年給他二小子王雙印娶第三個媳婦子的時候（頭一個逼的上了吊，第二個逼的跳了河），急雨打爛了窗紙，雙印子給他要錢買麻紙，他不給。半夜三更他到村公所門口，偷來一張減租佈告，要糊窗戶哩。他是咬過幾年筆桿子的人，還是前清時候的秀才，那佈告說了些甚，他就沒瞧一眼？！如今

老婆嘴說了不懂法令的話，衆人又把他那偷佈告的事說了一遍。

『說到他小氣的話上，嘿！他還偷過我的水蘿苣哩！』光裕子還添了一句。

『都是過去的事，』老婆嘴說：『如今我的腦筋「嘩」的一下打開了，我快死的人啦，再多賺下，我能帶走一個麻錢？這回要跑，捉回來槍崩不後悔。』

這樣說來，老婆嘴真的想開了。衆人想：也許要轉變了。

散會以後，他自動到村公所，叫把他禁閉起來。村公所沒有禁閉室，就把他攔在村公所的裏窩裏。他又叫通訊員告他三小子送飯來。直到天黑了的時候，才送來飯，衆人都回家吃飯去了。雙印子把飯送進裏房，叫老婆嘴吃飯，這時候，通訊員在外間炕上睡的如死豬一般，甚也不知道了。

突然，『嘩啦』一聲，把通訊員驚醒了。他翻身跳下炕，看見門口有一個人往出走，他搶前一步，捉住那人說道：『好你老婆嘴，我就知道你要逃跑！』仔細一看，原來是王雙印，在門口跌倒，把碗和磁罐子搗爛了，老婆嘴却在裏邊說話呢：

『我要想跑，有幾個王丙紅也跑尿了，看把你嚇的，財主再窮也不會跑，不

放心就上鎖吧！」

村長也來村公所睡，半夜起來一回，王丙紅在裏面睡的香甜香甜地，沒有跑。村長和通訊員就放寬心，一覺睡到叫明鷄報五更，這時候，村長和通訊員被叫門聲驚醒了。開開門，王雙印提了個燈籠，撲進來喊道：

『爹爹，爹爹，咱家後園子的窖，叫偷穀賊挖開啦！』

『好我那孩啦，丟了糧沒有？』

『丟了個光打光，快去看吧！』

老婆嘴丟糧食的事一傳開，佃戶們都來了。衆人就跟他父子去看窖。剛進後園子，父子倆就喊叫，這時候，天才麻麻亮，看不清王丙紅的老婆嘴是怎樣，却只聽見他又哭又喊：

『我的命呀，我那天呀！只有這一窖糧食，又叫人偷啦，叫我拿命頂佃戶呀！……』

糧窖旁邊堆着一堆糜草和虛土。通訊員跳下去，抓了一把濕土上來，說糧食實情是丟了，王丙紅咬住了村長：

『好村長咧！你給咱作主呀，這事出在咱村裏。』

村長左思右想，想不出誰會偷他的糧。七個二流子改造以後，村裏一針一線也沒丟過，村口擺上個大元寶，也不會有人揀。怎就丟了滿滿一窖糧呢？

『這真異奇了！』村長對自己說。

生米做成了熟飯，衆人眼看他丟了糧，這事只好等幾天再說。大家正要往出走的時候，聽見門口有人嚷叫着走進來。前邊走的是光裕子和老婆嘴的長工三老漢，後邊相跟的張財主和幾個甚麼人。還有一條牛，牛身上馱了兩布袋糧食。

光裕子說：『三老漢，你先說吧！』

三老漢不敢說。光裕子就說起來：

『我把你王丙紅看透了，以前說減租，你就拿奪地嚇我們。如今要退租哩，你又悄悄的往外村運糧，逃脫退租。』光裕沒說完，就上前一步，抓住老婆嘴的衣服，對着他的臉睡了一口。村長叫光裕子說清到底是怎回事。

『怎回事？開罷會回去，我想退回租子來，打算買些地，給自己過日月呀！翻身呀！變工呀！反正我一夜胡思亂想，沒睡成個覺。馬馬糊糊窗子發亮了。我

想我不睡了。我提了個糞簍頭，我知道他的鬼頭大，就到村公所去，看他跑了沒有。我一出門，聽見村口有人吆牛，我想誰家耕地起來得這早。我一聽，那人吼得越是厲害了，我想去拾牛糞，捎帶看看是誰。過去一看——呃！就碰上了三老漢。他正吆牛，這一下，我就甚都明白啦。我問他，他不說；我叫他回，他不回。我惱火了，吵起來。後來張老財主也出來了，怎長怎短，要問三老漢。」

『我……我沒啥！』三老漢嚇的兩腿直發抖。

這時候，天明了。衆人好言好語勸說三老漢，只要說實話，與他不相干。最後三老漢看了看王丙紅他父子，覺得衆人給他作主，他才說：

『我一輩子伺候人，不會說虛話，夜兒黑間，我睡下了，雙印來吼我開窖，說是往雲鎮糧行大掌櫃那裏送糧。吃人家的飯，受人家的管，我還能說不去！只有一個毛驢，一連跑了三趟，到第四趟，就離五更不遠了。雙印子說：「再一趟歇不完呀！」我說：「一趟不行歇兩趟嘛！天明了路也好走！」雙印子說不行，他就去張財主家借來了這個牛。』張財主聽到這裏心上一驚，只怕把他牽扯上，正想要說話，三老漢却接着說下去了：『我老漢一個人趕了兩個性靈，走到村

口，毛驢頭前走了。那牛，就是那個牛，走到張財主家門口，認定老家不出村。一根柳梢子也打斷了，還是不走，蘑菇了有一頓飯工夫，天也快明了，我急的不行，就喊就叫，光裕子就過來啦！」

『還有甚，齊說出來！』

『還有，就是，我實受一夜，答應給我半斗穀子，穀子不穀子，我倒不想。如今肚子餓的前心貼住後心，實情支架不住啦。』三老漢說到這裏，轉身對王丙紅說：『家裏有窩窩沒有，咱先吃上一坨？』

『雙印子，你說？』

『這全是我爹爹教我的，我送飯的時候……』

『我給衆人說一下。』張財主擠過來說：『我要早知道他偷賣糧食，我那牛就不借給他使喚。看！把我那牛打成甚樣子啦！』

你們看，王丙紅那個沒長鬍鬚的臉嘴，如同晒乾的茄子一樣，在那裏動也不動，半天工夫，噗咚跪下，撲到衆人面前，說道：

『我退呀，我減呀！再不要奸頑手段就是啦。』

你想，衆人怎樣呢？衆人就包圍住王丙紅，指着他的眉頭說：

『哼！我們看到你骨戶縫裏了。』

衆人又問：『毛驢呢？』

光裕子說：『自己去鎮上了，派人追去啦！』

地主王丙紅長出了一口氣，跟上衆人到村公所去了。

（一九四六年）

紅 契

曲營村有個地主，名叫胡丙仁。這人有一付笑臉，他去催租逼賬，總是先給你笑上一面，如不交租，馬上收地。衆人把他叫做陰人，外號叫他笑面虎。笑面虎有三百多垧地，但是他不知道這些地都在那裏。他只知道，在他女子家的路上有十垧一塊的地，那是從佃戶苗海其手裏說來的。如果你問他：『財主，你那三百多垧地都在那裏？』他用那根長桿煙袋，指指南山，又指指北山，指指東山，又指指西山，最後，又指指前坪綠油油的莊稼說：『統有我的地。那些好地都是我的。那些狼不吃的沙梁地，都是窮小子們的。』雖說笑面虎不知道他的地在那裏，但却把他的文書匣匣嚴嚴密密的藏在炕洞裏，連他老婆也不叫知道。有一次，他老婆把針線包子尋不見了，就在炕角角上胡拾翻，叫笑面虎看見，照定

屁股就是一脚，並且罵道：『你狗日的還想拾翻我的老底子哩，滾你的蛋！』那老婆忍住氣，就從炕上跳下來，滾她的蛋了。那老婆坐到院裏，直罵他『老不死』。

前年減租運動起來的時候，笑面虎他老婆急忙從張家莊她娘家跑回來報信。她說張家莊的大財主，被衆人鬥了個三起三落，到後來，租也減了，訛的人家的地也退了，典的人家的地也叫人家贖回去了。笑面虎張着嘴巴聽了這消息，心上一下就涼了半截子。急的直問他老婆：『你就沒聽說人家甚時鬥我來？』他老婆說：『那咱可沒聽說。哎呀呀！那衆人往倒裏鬥個縣官也不愁。張財主威望可大哩，連三歲娃娃打架還得去找他。如今，嘖嘖嘖……一下就鬥倒啦！』笑面虎坐在炕上直是長出氣，却怎也想不出辦法。

張家莊的鬥爭果然傳到曲營村來了。三四十個佃戶一齊擠進笑面虎家院裏，衆人不喊不叫，只有領頭的馬駒子、福生子幾個人喊叫。區上的青年部長小陳也來了。小陳還不斷給馬駒子他們打手式，傳話。笑面虎一看不對勁，就抱上那個心愛的文書匣匣出來了。他展開笑臉說道：『我知道衆人要來，我早就準備好

了。『馬駒子福生子看不慣他那嘴臉，大聲嚷道：『你剝削我們幾十年，我們減租來了。』笑面虎說：『減租減息是政府法令嘛！我還敢反對。一切咱都按法令走，諸位幹部給咱作主。唉！這也是天年把你們逼到這條路上了。我這人自動開明，不像張家莊張財主那樣愚頑。嘿嘿！前頭有車，後頭有轍，挨上怎辦，就怎辦。』

沒來的時候，區幹部小陳只怕門不過地主，所以再三告給衆人怎樣喊口號，怎樣說話，如今，又沒喊口號，又沒多說話，事情就辦成了。他就對衆人說：『胡先生是開明的。我們大家歡迎。』小陳還鼓了幾下掌，衆人也不知道鼓掌是怎回事，開會以前，也沒規定，所以衆人都不鼓掌。

這個工作做的真痛快，一天工夫就做完了。租子按二五減了，該贖的地也贖了，霸佔去的土地也歸了原主。可是有許多人，不大敢接過新寫的租約。佃戶苗海其就是一個。笑面虎把他訛去的那十垧地的紅契遞給他的時候，他還二二虎虎的。笑面虎說：『不怕，你先拿回去再說，這是公事，也不由我！』苗海其看見衆人，有的接過新租約，有的接過紅契，他也壯了壯胆子，接過紅契，回家去

了。

不到半月，村裏起了謠言，說是八路軍要走呀！舊軍要上來呀！笑面虎要奪地呀！謠言一天多一天。曲營村又是山上的小村村，區幹部也不常來，行政村幹部也不多到，本村幹部也不知道怎樣才好。衆人們，尤其那些減過租贖過地的人，心裏總是二二虎虎，立坐不安，苗海其也是很怕，不過，村裏總沒發生甚麼事情。有一天，他吃罷早飯，正想去山上撿柴，笑面虎的三兒子跑來說，他達達叫他去推磨，苗海其放下鋤頭就跟上了笑面虎家裏。笑面虎不是叫推磨，却把他請進裏窩喝酒。苗海其只說：『你老人家喝，你老人家喝！』笑面虎提住酒壺故意說道：『嫌你胡大叔的酒菜不好是不是！』笑面虎又對窗子喊道：『拿幾個鹹雞蛋來，人家海其子嫌菜賴，吃不下呢！……』這一下真把苗海其『那個』住了，他連忙說：『你老人家怎說這話，我這啃糠窩窩的嘴，怎能嫌菜不好呢！』一面說，一面夾了一筷子豆芽菜放進嘴裏。笑面虎笑嘻嘻說道：『好好好！這才够個老交道。』

二人吃喝了一陣子，笑面虎就說話了。他說：『咱兩家也是父一輩、子一輩